

珠还传奇

第六章

冬十二月，大雪纷飞。白龙城外，大海以北，冰封百里。这是明万历年间合浦县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天变。白龙城外到处枕籍着冻毙的尸体。衣不蔽体的乞丐一个接一个地在路上倒毙下来。

官兵手执戈矛在蛋屋村挨家挨户强迫珠民下海采珠。千户田治率一大队官兵闯进海生家。邓母正在床前给病卧在床的海生喂药。千户田治一伙冲进来后，不由分说的将海生拖下了床。邓母喊着阻拦。“行行好吧，长官，这人病着啊！”

千户田治：“病，装什么憨儿！”几个士兵将海生五花大绑拖了出来。邓母哭喊着：“你们不能啊！”她喊着便昏厥过去。

海生挣扎着回头大喊：“妈……妈……”这时，观升、金俊老汉和媚川姐妹也通通被缚了出来。

北风呼号。大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捆绑成一长串的老百姓，呛着寒气，冲着重雪，被押解到海边。那里面有海边的珠民、渔民，有工匠和商贩，有各地征集来的农夫……。兵备，指挥使、千户和百户及士兵，层层监视着他们。谭纪、知府、知县等官员披着斗篷，戴着风帽，裹着重裘，头龟缩着，在雪坭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海边。

卢二爷和几个年老珠民，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前后的同伴都嚷了起来：“救人啊！”一个年轻珠民冲出队伍，抱起卢二爷：“救人啊，他冻昏了……”又有两个珠民冲到卢二爷跟前从衣衫里掏出一块黄姜塞进卢二爷嘴里，可是卢二爷已经牙关紧闭，他咽气了。押解的士兵挥动鞭子走近冲出队伍的珠民大喝道：“快走，不要多管闲事。”一面用鞭子抽打他们。珠民愤愤然的放下卢二爷，低声地说着：“二爷，且忍着，我们一定给你报仇……”众百姓憋住了满肚子的愤恨，默然地

走着。

巨浪拍打着银色的海滩。辽阔的海面象蒙上了好大一块疙瘩，千多只船舰黑压压地正在启碇进发；如林的帆樯遮掩了半边天，居中是毗连的舢艨巨舰，珠臣座舰的桅杆上，黄绫旗纛翻卷着天际密集的雪花。‘大青’、‘开浪’、‘风尖’和‘八浆’等在四下游弋，遥作拱卫，内侧无数螯船上，尽是挤得满满的民夫和累累然的缆索、铁丝、木桩、大石等。呼呼的朔风中，暴厉的吆喝，器仗的铿锵和号角的呜咽，隐约可闻。

漫天风雪底下，狂怒的海浪在冲向太空。千多只船舰，在官兵的押解下，晃晃荡荡地驶进了望断池。

一阵号角声过，船舰全部抛碇了，舢艨巨舰当头一字儿排开，珠臣座舰夹在中央。三声炮响，座舰鼓角齐鸣，舰上官兵扛出来一羊、一猪、一牛摆列舰首，并安排茶酒、纸钱，焚起篆香，红烛。半晌，中军官一声大喊：“开祭！”眇目谭纪冠乌纱、描金帽、鸾带蟒袍，率知府、兵备、知县等，虔诚地登上舰首，望着滔滔滚滚的大海，俯下身躬，三跪九叩，谭纪掀动嘴唇，喃喃地祝祷。一旁几个士兵又绑出两个被布团塞住了嘴象囚犯模样的男人，一起推在猪牛羊的跟前。

谭纪等行礼完毕，便稍稍后退几步。这时一个道士披发仗剑跣步至舰首，指天划地，口中念念有词，最后他用剑尖戳起纸钱就烛焰点燃起来。忽而又响了三声火炮，五个士兵奔近舰首的牛猪羊和那两个‘囚犯’手起刀落，鲜血迸溅，羊头、猪头、牛头和两个人头一齐滚下海去。

这时，官兵用麻缆将一个个老百姓同大石缚在一起，推到海里。

珠民拖着沉重的大石在海底艰难地寻找珠螺。他们采到珠螺便在海底牵动绳索，震动海面上船舷的铜铃，铜铃一响，官兵便将海底采珠螺的珠民吊上船舷。如若铜铃响了，吊上船舷的珠民没有采到珠螺，便马上又被推下海底。

海生在海底拖着大石艰难地探寻珠螺。

一槽船上，铜铃响了，士兵把缆索扯了上来，海生系着大石，手抱几个珠螺浮出海面。士兵接过珠螺，马上又把海生推下海去。

另一大槽船，船舷的铜铃响了几下，缆索扯起来，系着大石的观升抱着珠螺浮出海面。

又另一槽船，铜铃响了，一个珠民气喘吁吁地连同大石被吊出海面，士兵见他没取到珠螺，一刀背打过去，复又把他强推下海去。嘴里喃喃地骂着。

几个珠民冻死在船上，尸体马上被士兵踢下大海，凶恶的大青鲨鱼成群地噬食死者的尸体。

夜，大雪仍然不断地纷纷扬扬地下。巨浪擂打着船壁。槽船舱面，珠民哆嗦着在用珠刀剖开珠螺。几个年迈力衰的珠民在蜷缩着。一个悄悄地慨叹：“我看老命要断送在这望断池了，二十天啦，哪还有归期啊！”另一个：“过几天便是新年，恐怕大家要到龙宫去贺新年呢！”

又一个：“我们又没干过冤枉事，偏就是这般下场，天啊！”

远处的槽船上传来悲愤的歌声：

.....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

你塌了吧！ （明代民谣“老天爷”）

苦寒的海面上，士兵在船上守着缆索。螯船上士兵将一条缆索扯上来，是一具没了头的残尸。另一条缆索扯上来，尸身只剩半边。士兵：“呸？”用刀将缆索砍断，残尸掉到了海里。

海生在海底一大堆残骸上摸索着前行，一手抱着两三个珠螺。在他的前边不远处，好几个大海鳖正在同一群青鲨争食四五具尸体。

海生被吊出海面，他爬上船舷，放下珠螺，就马上昏倒了。金俊刚刚被吊上同一只螯船，看见海生昏倒，就不顾一切走过去，推着海生：“海生……”

两个士兵恶狠狠地轰开金俊：“走开！快下海去！”

金俊哀求着：“他昏倒啦！”

“昏倒，别来这一套啦！”两个士兵将已经昏厥过去的海生“噗通”一声抛入了大海。

观升从海底偷偷浮起，探出头来观望，忽见成千成万的海鸟纷纷飞过，鸣叫不辍。他马上潜下去，挣断了身上的缆索，泅近几个珠民，一一给他们解脱缆索，示意他们潜逃。

陡然间，天变、海啸。四下如晦，风过象龙卷，暴雨似浓烟，浪头山起，地震有声，仿佛天在倒塌，地在陷裂。近海一带，庐舍漂没，四野顿成泽国。那上千只船舰，全被抛上半空摔下来，无不樯倾楫摧，有的成了碎块。

谭纪、知府等在座舰舵楼上抱住舵楼的楼柱，惊得魂飞魄散，木然如泥人。

谭纪惊惶地：“这是怎么回事！”

知府：“海啸啊！历史上都屡有发生。”

谭纪大喊：“来人哪！”

一管军跌跌撞撞地爬进舵楼：“千岁，许多船被打沉了。”

谭纪：“返航，返航……”

知府：“风浪太大，无法返航啊！”

谭纪：“天哪！怎么办？”

知府：“斩桅，准备逃生。”知府命士兵将船舰桅杆砍断，桅杆和帆帆掉到海面，士兵和珠民纷纷爬上桅杆和帆樑，随浪漂浮。

怒涛澎湃，许多官船被巨浪吞没了。

珠民们在巨浪波涛中，逆着疾风暴雨，纷纷凫水逃生。

海生在海底毅然挣脱了缆索。又游到另一旁帮金俊把缆索除掉。用手示意金俊潜逃。

珠臣座舰掀翻了。谭纪和知府仓惶抱着一条折断了的桅杆，在波峰浪谷中拼命挣扎。其余的官员漂溺死者大半。

媚川在水里抢救一个妇女。

座舰上的随从官员飘忽在海面。

海生跟一个总甲在海里扭打，最后，扼毙了总甲。

观升和海生刚钻出海面，一个巨浪把他们冲得不知去向。观升在海面跟风浪暴雨搏斗着，一面大喊：“海……生……”

此时的望断池成了雨、雪、风暴和浪涛的世界。